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六十一

南菁書院

隸經文一

甘泉江藩著

明堂議

明堂制度有以爲九室十二堂者大戴記盛德篇班固自虎通
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也有以爲五室者考工記匠人鄭康成周
禮上記注也後儒或從鄭注或主蔡說言人殊莫能是正然
而尋其原可窮其流焉漢興直秦焚書典籍無傳叔孫卿蒞魯
而不備至孝武世鄉儒術招賢良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
堂城南未就及封禪泰山作明堂於汶上其時孝武志在求仙
事非稽古罷儒生之議用方怪之言焉足邇哉逮及東京光武
好讎儒生議禮不敢不本緯書而明堂制度又難以讎緯之素

矣竊謂當從鄭君之說鄭君深於禮善於識其論明堂則本諸經而不言識蓋折衷二京諸儒之言而知識記方書之不可信矣藩不揣謏劣別黑白而申明之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龜文之數爲術士九宮之法十二堂之說本援神契皆出緯書後人痛詆緯學獨於明堂則深信不疑何哉其述明堂之制曰九室十二堂矣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合於十五之數者又何所施乎且古制有堂必有室豈此十二堂在九室之內邪在九室之外邪抑環九室而列十二堂邪堂室相配於數不合堂室錯綜於制難通文選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據此則東京明堂但有九室亦無十二堂

也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建武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圖
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此說與平子賦言乖異建武
圖不知何人所作昔人皆云不可依據張衡曰擊其制是當以
衡言爲正矣所以隋宇文愷明堂議不從其說不用十二堂也
月令章句之十二堂此用呂不韋月令之文鄭君謂月令爲不
韋作非古制也晉裴頠亦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
辰就使其象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爲設虛器也斯言可
爲破的之論矣北魏賈思伯李謐知蔡說九室之非而又以月
令之左右个謂五室有十二堂是乃蔡鄭之調人豈釋經之正
論哉蔡邕謂天子明堂卽太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尊賢
饗射獻俘治厯望氣告朔外政內治皆在其中袁準正論所謂

人鬼煩黷死生交錯是也嗣後袁翻亦從鄭說則鄭君主五室黜九室十二堂及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互言洵爲千古不刊之論矣說者又謂考工記乃先秦之書不可爲典禮嘗考隋書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一百十三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然則匠人五室實本周制考工不可信豈周書亦不可信乎至於本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法周易大衍之數李謚謂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此妄人之言不足與辨矣大凡古時行政之宮皆南鄉易說卦傳曰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太廟路寢明堂皆取鄉明而治之義所以太廟路寢皆謂之明堂而明堂則在國之陽也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閨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五經異義淳子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明證也若從蔡邕說則明堂不得在南門之外矣鄭君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李謚駁之曰尙書顧命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立於房中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

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釋其然乎此謚未讀鄭志而慢肆其說耳玉藻正義論之甚詳其說云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渚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裏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考工按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旣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

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觀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旣如諸侯制按斯千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禋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

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謂無義不揆矣房在堂內今在堂偏永和以今爲房非通論也若夫明堂尺寸公玉帶所上之圖乃方士之說旣不可據而建武圖亦非定制故五經異義曰古周禮孝經說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在鄭君時其尺寸之制已不可

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鑿空臆斷豈能合於古制邪蓋武王初定天下典章未備有會同之事如覲禮所云爲宮於國外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卽於此禘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狩之儀於是方嶽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狩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強作解事今緣述古義通其旨趣惜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徵君從蔡邕章句輯爲明堂大道錄古農艮庭二先生頗疑之藩申後師之說不敢苟同於先師云

廟制議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言祖卽祖廟也蓋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周衰禮廢秦暴焚書漢興諸儒網羅散失摭拾遺編興廢繼絕之功大矣哉然諸儒議廟制多少之數互異有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殊四廟見於喪服小記七廟見於祭法王制夏五廟殷六廟見禮記鄭注此多少之數見於經者也韋元成說五廟劉歆說七廟此多少之數見於史者也晉王肅作聖證論論廟制以難康成後人惑其詭說尊之如經不究經史本文但以集矢於鄭君爲事不亦誣乎昔賢如馬昭張融申鄭難王諸儒謂之附會謂之不經於是聖人制作之

精義經師議禮之微言幾乎息矣藩學術膚淺不揣樗昧疏證而明辯之後人云四廟出喪服小記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其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以其祖配之之祖卽祖廟也是爲始祖廟併四親廟爲五廟劉原父不釋經文妄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其意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然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非天子耶謂之諸侯可乎且鄭注亦以爲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上公羊傳文何休注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證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則有主必有廟其爲五

廟從可知矣康成夏五廟之說與小記同後人謂虞夏五廟康
成本之識緯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
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
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
已是康成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也此必古禮家說至唐時
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
以疏鄭注耳康成之言未必出於緯若出於緯何以不言唐虞
但云夏五廟哉蓋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
也在四服之內親親著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別於親盡則祧之
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所以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
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

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
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匡衡之言則廟
制緣於服制益信當衡之時緯學未行其言必古禮家說乃康
成所本詎可以緯學重誣康成哉康成云殷六廟王肅之徒則
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僞古文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後人遂以爲殷亦七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怪萬夫之長可以主謀梅賾竊取其文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
肅之說先師惠徵君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
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
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
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

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辭遠遊篇忽神
犇而鬼怪是已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
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
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墀爲鬼之義爾康成周七
廟之說與韋元成之說同而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也漢書
元成傳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
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而祭天以其
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
之殺示有終也是元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
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

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
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
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與鄭注王制同元成又曰
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
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
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
如故此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
但立五廟而已元成謂漢制當如此非以周制七廟爲非也後
人謂元成主五廟之說何邪至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
功德於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
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